春秋考徵 一二三

俟菴經集

春秋考徵目次

與猶堂集卷之百四十五

洌水 丁鏞 述

春秋考徵一

春秋者六藝之一古之所謂左史也王道行則其一言一動皆可為經故書與春秋列于六經王跡熄則言皆鄙俚事皆壞亂故右史所作流于詞命左史所記名為傳紀於是經史分為二門尊卑邈若九級其實史未始非經也然魯隱以前之史亡而不傳今所存孔子春秋則不過存十一於千百惟其義例可考而已余觀春秋義例惟據實直書而其善惡自見褒

貶予奪初非執筆者之所能操縱伸縮乃先儒談春秋者每執隻字片言指為夫子之微意曰誅曰貶曰賞曰褒闕文落字穿鑿到底常例故事傳會唯意左氏公穀已犯此病況於胡文定之盛氣哉有明以來儒者謂其不然建旗伐鼓以明其不必然者又紛紛然鵲起蜂沸顧余蒙陋方應接之弗暇而況推波而助瀾哉歷觀先儒之論惟朱子之說眞確平正語類所載千言萬語悉中肯綮余又何贅惟是韓宣子之聘魯所觀者易象春秋而却云周禮在魯昭二年則春秋者周禮之所徵也欲知周禮者其不考之於春秋

乎然其事類繁賾條例浩汗無以悉舉先執吉凶二禮別其大綱以正歸趣略其零碎以示推通至於賓軍嘉三禮舉一可以反三苟有同好庶其補成今不論也其草本學圃所受嘉慶戊辰冬起草其再稿李紘父所相編壬申冬正書凡十篇名之曰春秋考徵

左傳云韓宣子起來聘觀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昭二年○公羊傳云莊七年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隕星如雨何休云不修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為春秋○晉語云司馬侯薦羊舌肸于悼公曰肸習于春秋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韋昭云春秋周史之法也時孔子未作春秋○羊舌肸魯襄時人○

楚語云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申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詩以耀明其志當魯襄之時○坊記云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僖九年○經解云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節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管子法法篇云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毛云此是舊時春秋○春秋感精符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閔因作公羊傳敘引此文○鏞案此諸文春秋者明是周史之舊名不唯魯史而後乃名春秋也楚莊晉悼之時孔子未作春秋

魯雖有不修之春秋晉楚之君豈肯以鄰國草創之史教其太子哉孔子周流列國乃欲聽言觀貌以覘其國之習於何經而春秋乃居其一（謂經解）不應謂自已所作已布列國春秋之爲周史舊名誠確然無疑也孟子以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例言之者指孔子之春秋也今之儒者頗謂春秋無缺其深於考古者乎

朱子曰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霸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想孔子當時只是要備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寫在這裏何嘗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耶且如書會盟侵

伐大意不過見諸侯擅興自肆耳書郊禘大意不過見魯僭禮耳近世如蘇子由呂居仁却看得平○又曰春秋所書如某人爲某事本據魯史舊文筆削而成今人看春秋必要謂某字譏某人如此則是孔子專任私意妄爲褒貶孔子但據直書而善惡自著今若必要如此推說須是得魯史舊文參校筆削異同然後爲可見而亦豈復可得也○又曰公羊是箇村樸秀才穀梁又較黠得些○又曰胡文定公所解乃是以義理穿鑿故可觀○鏞案朱子之千言萬語其大意皆如此今錄數條以槩之餘

吉禮

郊一 論魯之郊禘始於僖公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僖三十一年

左氏曰非禮也禮不卜常事而卜其牲日 杜云諸侯不得郊天魯以周公故得用天子禮樂故郊為魯常祀 ○公羊曰卜郊非禮也 何云天子不卜郊 魯郊非禮也天子祭天諸侯祭土 何云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非正故卜 ○穀梁曰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 范云成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 ○鏞案何休范甯謂成王命魯使郊何據矣從來說成王賜伯禽天子禮樂者皆據明堂位一篇今考明堂位成王賜周公祀無賜郊禘文左見曷謂成

王命魯使郊也周公攝行天子固天子也及其薨也祭以天子猶之可也因周公攝行之故而賜伯禽郊禘抑何義也是賜伯禽非賜周公伯禽而郊禘不亦强乎程子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義固正然有是事而受是罪罪固甘矣無是事而處其非成王伯禽寃矣今計自魯隱公元年至僖公三十一年其間九十四年也九十四年者百年也百年之間無歲不郊而卜則必從牛則無傷時則不過望則不猶天人相格鬼神其依無一災之可書忽自僖公三十一年歷宣成襄下逮定哀卜則不從牛則多傷時則必過望則必猶災孽層生

靑咎疊出天下有是理乎何人事之前格而後慢鬼神之前寬而後苛歟是不可知也余謂魯之郊禘僖公之爲也其詩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僖公之禘也皇皇后帝者嚳之謂也（詳見余詩經講義）其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僖公之刱建也刱建稷廟以禘嚳也魯旣禘嚳禮應郊稷魯之郊禘不自僖公始乎禮曰不王不禘（大傳文）余則曰不王不頌魯之有頌自僖公始魯之郊禘非自僖公始乎始之者僖公春秋何以不書其始也春秋有諱惡之義其始也葢諱之也然

春秋書郊自僖公始則郊自僖公始也其詞微其義彰夫子不終諱顧後儒不之覺耳然則齊桓晉文何以不討曰周之亡也久矣幽王之亡而復有周我諸侯之僭爲郊者豈惟魯而已晉平公有疾聞子產之言亟舉夏郊見晉語夏郊是舉則周郊可知故子產之言曰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邪既於夏郊疑而或之則周郊非所問矣絳人伯宗之言曰川涸山崩君爲之降服出次策於上帝見晉語常時不郊而川涸山崩忽地策告有是理乎晉之郊不可諱也秦襄公既得周地作西畤以祠白帝文公東徙汧渭又作鄜畤見秦紀則秦

之郊不可諱也吳王夫差之言曰昔吾先生體德聖明
謂闔廬達於上帝見越語則吳之郊顯然也楚觀射父之言
曰諸侯祀天地大夫祭其類見楚語則楚之郊顯然也二
王之後法所不禁則祀宋之郊又當然也郊之爛漫如
此而魯獨受罪乎諸國之郊隱而魯郊之獨顯者以書
春秋也春秋者萬世之幸魯人之不幸也
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
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
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有十二旒
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鏞案詳

玩此文命祀周公以天子之禮者成王也因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者魯君之自爲之也成王何嘗以郊禘賜伯禽乎明堂位之文極似夸張而其於魯之郊天筆法微婉以彰魯君之罪世猶不察惜哉

禮運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鏞案周公其衰者衰於中葉也伯禽者始封之君始封之君已陷非禮則是周公不與也興猶未矣衰之謂何禮運所記亦以魯之郊禘爲作於中葉也明矣

其云幽厲傷之者言幽厲之從諸侯僭禮也

【祭統】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旣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鏞案道聽塗說莫此記若也賜魯重祭者禮應一賜不應再賜乃云成王康王賜以重祭豈二王皆賜之乎抑二王同賜之乎諸侯法當祭社禮應薦嘗雖無特賜猶可祭也此云外

祭則郊社內祭則嘗禘又何說也凡祭統所記多不雅
馴此又不足以破春秋之義也周襄王之衰弱而晉文
公請隧不許曰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僖廿
五況成王康王何為而賜魯郊哉當時大國多用天子之樂故孔子在齊聞
韶魯之大武大夏又不足言也

楊升菴魯之郊禘辨春秋書禘于莊公見禘之僭始於
閔公也書四卜郊見郊之僭始於僖公也魯頌閟宮之
三章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言成
王命伯禽以爵土耳其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下則詩
人美僖公郊祀之事未見出於成王之所命也孔子於

春秋書郊者九始僖終哀使隱桓莊閔之世有郊奚爲而不書魯頌之頌僖正以著其僭之始耳此以春秋魯頌考之而知郊禘不出於成王之賜也節隱公嘗問羽數于衆仲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八佾之賜果出成王則衆仲胡不舉以對據此則隱公之世未有郊可知莊公觀齊社曹劌諫曰天子事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祭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據此則莊公之世未有郊可知臯鼬之盟萇弘欲先祭祝鮀述魯衛初封之寵命賜物其說魯之寵錫大輅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官司彝器纖悉畢舉使

有天子禮樂之賜魯也正宜藉口以張大於此時而反
無一言及之乎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
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
之禮也賜果出於成王子家敢面斥昭公以僭而不諱
耶周公閱來聘魯饗有昌歜形鹽而辭不敢受甯武子聘魯魯饗之賦湛露彤弓而曰其敢干大禮二子之
辭益悪僭也魯之僭未久故天子之宰鄰國之卿皆疑怪遜謝而魯人並無一語及於成王之賜以自解呂
氏春秋云魯惠公使宰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
角往報蓋未允也此豈非明證大案哉明堂位之言魯之陋儒欲尊宗
國如三是公之聘齊也祭統之說明堂之枝指也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成王既賜康王不應復賜孰此以訊
如無情之獄一鞫而見其肺肝○鏞案綱目前編史角之事載於魯惠

郊二　論古之郊期本在建卯之月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僖三十一年

傳與注疏。已見前。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成十年

穀梁曰。夏四月。不時也。郊時極於三月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襄七年

左氏引孟獻子。詳論在下。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襄十一年

孔云。四月四卜。蓋三月三卜。而四月又一卜也。

夏四月。辛巳郊。哀元年

杜云。書過也。○孔云。今四月始郊。已入春分之氣。故書過也。○鏞案。春秋書卜郊者四。書郊者一。皆在夏四月。夏四月者。建卯之月。夏正之二月也。春分之月卯月。為郊之定期。故卜郊必於卯月。其卜從而行祭如期者。常事也。不書。其不從而過期不祭者。書之。經例昭然。哀元年之書之者以鼷鼠食角。危不得祭。故幸而書之也。左氏公羊。以寅月為郊期。穀梁以子月為郊期。其義皆非也。若魯人無禮。好行不時之祭。則丑月寅月。辰月巳月。必其卜錯雜而無恆。胡乃春秋所書。卜郊之事。必皆卯月。無他月乎。卯月之為郊之本期。明矣。宜所云。四卜郊。五卜

郊者。決非是月之郊。而是月卜之也。曲禮云。凡卜日之法。吉事先近日。（旬之內曰近日）而郊祭本用辛日。若卜近而吉。又朔是辛。則必將行事於朔日矣。凡祭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又前期十日矣。是月之郊。而是月卜之。奚可及哉。然則。其所謂四卜郊。五卜郊者。必皆前一月而卜之也。

孔疏云一卜在四月者卯月行事則寅月卜之也明矣。（謂卜下旬則容可然矣）

寅月卜之。而乃於卯月。書之曰。四卜郊不從乃不郊。曰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則卯月之爲郊之定期。尤昭昭然矣。本非禮月。則書不郊。何義也。諸凡不書之年。皆卯月行事。如其期也。

秋九月。辛丑用郊。成十七年

公羊云。九月非所用郊也。郊用正月上辛。○鏞案。用者謂不當用也。此眞以不時之故。書之也。公羊云郊用正月其義非也詳論在下若卯月亦爲不時。則奚獨九月。書用字乎。

已下論正月卜牲

春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宣三年

孔云。牛死在正月。郊當用三月。謂寅月其間足得養牛。牛雖一傷一死。當更改卜。取其吉者。郊天之禮。不可廢也。牛死而遂不郊。非禮也。

春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夏

不郊。猶三望。成七年

杜云。稱牛。未卜日也。○鏞案。夏月書不郊者。明郊期本在夏月也。卯月辰月。爲夏月。寅月非夏月也。

春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定十五年

公羊曰。曷爲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

春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哀元年

鏞案。春秋書郊牛之災者四。皆在春正月者。建子月禮曰。郊牛在滌三月。郊特牲又曰。充人繫牲于牢。芻之三月。周禮充人文楚之觀射父。告郊禘芻豢之期曰。遠不過三月。見楚語前期三月者。郊牛之本法也。郊期本在卯月。故郊牛

之卜。必在子月。此又卯月郊之確證也。不然。何乃春秋之經。書卜郊者四。必皆在卯月。書卜牛者四。必皆在子月。絕無他月之錯雜乎。郊在卯月。昭昭然矣。

已下論郊在春分

左氏曰。凡祀啓蟄而郊。杜云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 龍見而雩。建巳月 始殺而嘗。閉蟄而烝。桓五年 ○孔云。夏小正曰。正月啓蟄。故漢氏之始。以啓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及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辟景帝諱啓爲驚 明堂位曰。魯君孟春祀帝於郊。又雜記曰。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如彼記文。則魯郊以周

之孟春。而傳言啓蟄而郊者。禮記後人所錄。其言或中或否。未必所言。皆是正禮。襄七年傳。孟獻子曰。啓蟄而郊。禮記左傳。俱稱獻子。而記言日至。傳言啓蟄。一人兩說。必有謬者。是知獻子。本無此言。不得云左傳非也。○鏞案。啓蟄者。春分之候。非寅月之氣也。夏小正。其首句曰。正月啓蟄。一月六候。則立春之首五日。啓蟄也。誰見立春之初。蟄蟲啓戶乎。漢初以啓蟄爲中氣。則退半月也。武帝時。以爲二月之節。則又退半月也。猶非啓戶之時。則改之曰驚蟄。（不但辟諱而改之）驚者警也。日氣漸舒。則蟄魂醒寤也。（知死之復生）啓者開也。日晷正中。則蟄戶始闢也。

乃啓戶而出今據目之所睹。蟄燕蟄蛇之等。皆於春分之後。
始見其形。幾見正月之中。二月之初。蟄蟲發動乎。呂氏
月令。蟄蟲坯戶。實在八月中候之後。坯戶在秋分之後。則
啓戶在春分之後。理所宜然。揆諸天道而合。考諸物性
而叶。夏小正者。戴氏私傳之書。不足憑也。然則自古相
傳曰。啓蟄而郊者。是上古之遺文。孟獻子。左丘明。非創
爲之言也。

左氏曰。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
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后耕。今既耕而卜郊。
宜其不從也。襄七年 ○鏞案。此即上夏四月。三卜郊之傳

也。皓蟄而郊。郊而後耕。此二句八字。必係三古之遺文非後世之人。所能言也。大義玄遠。未易言也。易曰帝出乎震。又曰萬物出乎震。震者。二月春分之位。東方正中之卦也。易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亦以震一陽。爲乾元之始。而首出之聖。應乎震也。春分爲震方之正中郊期之必於春分之際。玄義在此。故知二句八字。爲三古之遺文也。孟獻子。乃以郊天大祭。專主祈農之意。此謬義也。周人之郊。適以后稷配食。故獻子之言。如此耳。有虞氏郊堯。祭法云郊嚳夏后氏郊鯀。殷人郊冥。此三人者。本非農官。豈亦祈穀而郊之乎。春分之郊。非祈農也。

已下論子月寅月非郊朔

穀梁氏。曰夏四月不時也。郊時極於三月五卜強也。成十年○又曰。哀元年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謂自子月至寅月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雖不時四月猶可用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不可用九月用郊。在成十七年不宜用者也。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又曰。六月上甲。始庀牲。置于滌十月上甲。始繫牲。繫于樴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鏞案。穀梁所言。必非春秋之本法。何也。春

秋。以夏四月而書郊事者四。皆以卜也。以春正月而書郊事者四。皆以牛也。郊牛在滌三月。義見上故牛之有災。必記於子月。郊祭本在春分。故卜之不從。必記於卯月也。又其卜詢。非在本月。必在乎前月之中。而必皆書之於本月者。本月是郊之定期。即卯月而今茲不郊故。追記卜逆之事。而並書在本月也。子月之郊。何據也。雜記明堂位。郊特牲之三文。其可信可徵。必不如孔子親手之筆。春秋正經之文。何得引彼而亂此乎。○又按。穀梁所論庀牲之法。亦太過矣。郊牛在滌三月。則子月卜牛。正是卯月郊之確證。何爲是紛紛哉。哀元年改卜牛。而四

月書郊者。危不得祭。幸而及期。故書之也。定十五年改卜牛。而五月書郊者。既愆其期。事係非常。故書之也。上下八年之文。明白理順如此。郊在卯月。昭昭然矣。乃茲穀梁之說。必云郊禮。先卜正月上辛。謂子月何據矣。○又按。穀梁以一卜當一辛。三卜三辛。止於三月上辛。即寅月上辛此又大大謬也。經所云三卜四卜者。古者卜筮之法。以三爲度。故太卜掌三兆。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金縢亦曰。乃卜三龜。乃並是吉曲禮曰。卜筮不過三。經所云三卜郊。不可曰非禮也。只一上辛。便可三卜。豈必一卜一辛。如穀梁所云乎。所謂四卜五卜。或是中辛。或

是下辛。未必單用上辛。悉棄其餘也。經曰。五卜郊。若如穀梁之義。則卯辰巳午。至于未月。未月者八月也。子月之郊。推之卯月。則過時久矣。又卜五辛。違於中秋。有是理乎。

秋九月。辛丑用郊。成十七年

公羊氏曰。九月非所用郊也。郊用正月上辛。正月寅月也○何休云。周之九月。夏之七月。天氣上升。地氣下降。非郊時也。春三月言正月者因見百王正所當用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疏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者易說文

○鏞案。用之爲言。不當用也。五月之郊。亦云過時。定十五而不云用郊。唯書之以記異。至是特書用郊者。筆法也。

公羊穀梁。皆以正月上辛。爲郊期。然公羊所云。正月者。寅月也。穀梁所云正月者。子月也。如公羊之說。則郊牛在滌。不過兩月。子丑月非禮也。如穀梁之說。則郊牛在滌。遂無一日。非禮也。按春秋經文。郊牛之災。凡有四次。而無一次不改卜牛。若郊在子月。則子月改卜。何以在滌。其義無攸立也。穀梁六月庇牲之義迂曲不合理非矣○又按。左氏之傳。無寅月郊也之文。每云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斯蓋三古之遺文。春分時辛日。是郊之正期。無可疑也。

郊三 論子月冬至無郊天之法

左氏曰凡祀啓蟄而郊桓五年○孔云見正義明堂位言正月郊者葢春秋之末魯稍僭侈見天子冬至祭天便以正月祀帝記者不察其本遂謂正月爲常明堂位後世之書其末章云魯之君臣未嘗相弒也春秋之世三君見弒尚云無之此言旣誣則郊亦難信以此知記言孟春非正禮也劉炫云夏正郊天后稷配也冬至祭天圜丘以帝嚳配也○鏞案孔疏從左傳而違禮記孟獻子二說及明堂位其取舍正矣然禮記之源出於周禮大司樂周禮未可擊必先執周禮覈其本旨露其眞面然後此訟乃可

立也令孔氏畏而諱之

乃可立也今孔氏畏而諱之不敢提起惟執禮記諸文歸之謬誤禮記其伏乎孔之言曰春秋之末魯稍僭侈見天子冬至祭天便以正月祀帝吾不知冬至祭天出於何經若以郊特牲為據則郊特牲未嘗非後人所錄與雜記明堂位不足上下胡乃擊彼而崇是乎冬至祭天皆祖周禮其實周禮六篇無冬至祭天文孔君何懼而不言也且凡祭祀之期天子諸侯本無不同如所云始殺而嘗閉蟄而烝土發而社龍見而雩種種諸禮其期皆同獨於郊天之禮天子用冬至諸侯用啓蟄有是理乎此孔氏之言依違苟且不可立也○又按劉炫之

說最爲無據孔氏何故而錄之也郊天配食其禮最嚴有虞氏郊堯夏后氏郊鯀殷人郊冥周人郊稷魯展禽之辭一代所郊止有一人夏正郊稷冬至郊嚳天下有是禮乎雖兩經雙隆猶當違一而從一況冬至祭天其在周禮本無影響今必欲兩立而雙尊之抑何故也冬至祭天之說皆以大司樂圜丘奏樂之文爲祖其實圜丘奏樂非祭上帝也今疏理如左

[周禮]大司樂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諧萬民以作動物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節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

祖○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節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節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節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上文云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蠃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鏞案詳玩此文祭與奏樂判爲二事祭天神則所用惟黃鍾大呂其奏樂則圜

鍾黃鍾大蔟姑洗備用四音合為一事則不可通也祭地示則所用惟太蔟應鍾其奏樂則函鍾大蔟姑洗南呂備用四音合為一事則不可通也祭天祭地雖有定月本無定日故春秋傳云啓蟄而郊（見左傳）土發而社（春分也見魯語）其奏樂則用冬至夏至合為一事則不可通也圜丘非郊（古經無以圜丘為郊者）方丘非社（方丘在澤中社壇在國城之内）合為一事則不可通也祭所主者一神（或主上帝或主日月等）一示（或主后土或主山川等）奏樂則曰天神皆降地示皆出皆之為言明非一也（宗廟不言皆其文可知）所主非一明非祭也合為一事則不可通也故春官篇末明以二至奏樂為禬除之禮（文見下）

與郊社禘嘗之正祭判為二事了不相混乃秦末俗儒誤讀周禮遂作郊特牲一篇謬謂郊祭在於冬至見下文於是偽造孟獻子一語插之雜記見下文一人兩說顯相矛盾又為魯君孟春郊天之說以飾明堂位一篇及至王莽之時乃以冬至祀南郊夏至祀北郊而鄭玄酷信讖緯其注三禮儼立冬夏至南北郊之法垂二千年欽此欽遵永為不刊之典豈不謬哉

周禮春官篇末云凡以神仕者節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鬼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鄭云禬用祭天地之明日杜子春云禬除也○鏞案禬

之爲禮今不可詳禜與祈禳祓禊類也其名物雖缺亦有祝號歷舉羣神之名故春官詛祝掌盟詛禬禜之祝號天官女祝掌招梗禬禳之事（梗亢也招善而亢惡也除災害曰禬卻變異曰禳）禬者刮也（鄭玄云）刮去災惡也二至奏樂本是禬禳之法明載經文赫如日星而鄭玄乃以此爲南郊北郊之大祭上誣先聖昧事之典下啓後世黷祀之端流毒萬古不可洗濯不亦惑之甚乎冬日至致天神夏日至致地示十有二字磊磊落落無所隱晦而鄭君公然註之曰蓋用祭天地之明日不亦武乎祭之明日又祭者夏曰復胙殷曰肜祭鄭所依者此也然古人祭法有迎神

送神初祭之始迎而致之又祭之末謖而送之考諸古禮其法皆然又祭而致其神理所不然今以神仕者冬至致神夏至致示曷謂其禮在於大祭之明日也無祭而曰有祭今日而曰明日以曲成此慢天瀆神之謬典抑又何益

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鏞案可以云者謂禮所不然而理則宜然也冬至祭天若爲先王之經法孟獻子豈復曰可以有事乎孟獻子以前無冬至郊天之法斷可知也若云孟獻子賢大夫其言可從則

唐虞三代相傳之法又非一陪臣所得擅改者然且當時七月而禘偶用此言（陳澔云不言自獻子始而但言獻子為之蓋一時之事耳）正月而郊莫之或然故記者不言耳○總之孟獻子本無此言孔穎達已言之

郊特牲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謂周家始郊祀適遇冬至是辛日自後用冬至後辛日也）祭之日王被袞而象天○鏞案此戰國淺儒之所記也其說首鼠兩端蒙昧不明此蓋潛移舊典之始故其說㝡微而不白也夫既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又曰郊之用

辛周之始郊日以至由前則郊用冬至由後則郊用辛日將如何其適從也冬至未必每遇辛日則兩法不可並行吾將柰何春秋書郊者三其一秋九月辛丑成十七其二夏五月辛亥定十五其三夏四月辛巳哀元年彼見辛日之不可變也從而爲之說曰周之始郊日以至此膠合兩法濳移舊典之詐言也蓋以穀梁論郊禮與左氏不同郊之卜日起於正月上辛終於三月上辛見下哀元年故記者得依此文以立其冬至之義耳夫冬至啓蟄不必苦爭然謂之冬至則必對舉夏至而南郊北郊父天母地許多謬義皆從此而蝟興是不可以不辨也○

又按被袞祭天是又何法經尸祀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享先王則袞冕（司服文）益以至敬無文不敢以絺繡文章之服祇見上帝也若內服大裘外被龍袞（陳氏云）如此記之文則堂堂周禮皇皇聖典其將委之於草莽乎袞亂之君不肯以麤儉之服將事天壇故俗儒作此記以媚之耳（郊特牲又云冕十有二旒然通典云大裘既無采章則冕亦無旒也先儒之不從此記如此）其變亂舊章恣肆如此而冬至郊天皆以此記爲據顧不當辨之唯力乎○又按主日之說亦是秦末之謬義其說詳於祭義今錄于下

〔祭義〕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

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〇鏞案祭之所嚮在於所主所主是日則是祭日也何謂祭天詩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未聞其昭事太陽也謂帝為天者猶謂王為國非以彼蒼蒼者天指之為帝也今也謂天無為（見集說）以日為主舉天下黔首之民而稽首屈躬於無靈之物豈先王之法哉周禮祭日月星辰祭山林川澤皆所以祭明神之司是物者非以彼有形之物指之為神也今也名曰祭天而主之以有形之日配之以有形之月謂天無知不可祈嚮非大悖乎其祭闇祭陽仍是赤白黑之邪說此等誕妄皆起於鄒衍呂不韋之等

非吾儒之所宜言也

周禮大宗伯註鄭云昊天上帝冬至於圓丘所祀天皇大帝○大司樂註（奏黃鍾祀天神之注）云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尊之也○鏞案昊天上帝唯一無二鄭玄襲亡秦五帝之邪說信緯書感生之妖言乃以啓蟄之郊歸之於蒼帝別撥冬至之祭以祀上帝而自立祝號曰天皇大帝不亦悖乎萬物一本鄭玄二之六之儒云乎哉

月庚寅冬至帝親祀圓丘於南郊是後圓丘方澤不別
立○宋永初二年正月上辛帝親郊祀○齊高帝受禪
明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梁武帝正月上辛行事南
郊○陳武帝永定二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　後魏正
月祀上帝於南郊冬至祭上帝於圓丘○北齊正月上

辛禘祀上帝於圓丘後諸儒定禮圓丘改以冬至祀之○後周正月上辛祀上帝于圓丘○隋文帝冬至祀上帝于圓丘孟春上辛祀感帝於南郊○唐武德初定令每歲冬至祀上帝於圓丘○永泰二年太常卿杜鴻漸奏冬至祀上帝夏至祀地祇孟春祈穀祀上帝孟冬祀神州○鏞案杜氏儼然書之曰大司樂云冬至祀天非誣經乎以奏樂爲正祭以羣神爲上帝上誣先王之大典下啓後王之黷祀者鄭玄之註也杜氏以註爲經不亦妄乎○又按自古以來壞法謬典皆起於昏暴之君叛逆之臣國滅身亡而其法猶傳於後世五方天帝之

祭起於亡秦而後世奉之為經法南郊北郊先祖配天先后配地之禮起於王莽而後世奉之為經法科舉之制起於漢靈帝隋煬帝而今人認作三代之令式律呂之誤起於呂不韋淮南子而今人認作二帝之遺義若此類不可勝數天地將何以清寧哉噫○總之魏晉以來郊天之期皆用正月上辛以遵公羊之義仍與左氏孟獻子啓蟄之說沕肰相合此蓋王肅之力也王肅之論不無小疵然比之鄭玄邪正懸殊鄭說者讖緯之末流巫覡之導師衆邪之宗羣僞之叢儒者不可以不辨也王莽兼用丁日者以后諦丁巳郊也

公會吳子于黃池哀十三年

左氏曰吳人囚景伯景伯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孔云周之十月非祭上帝先公之時景伯以吳信鬼皆虛言以恐吳耳○鏞案此雖虛言郊祭之必以上辛亦可驗矣

洌水 丁鏞 述

春秋考徵 二

郊四 論北郊祭地非先王之法

周禮大司樂註 奏太蔟歌應鍾之注 鄭曰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及社稷 賈云下文若樂八變者是崐崘大地此地祇是神州之神河圖括地象云崐崘東南萬五千里曰神州是神州之神也知祭於北郊者孝經緯文以其與南郊相對故也 ○又曰 二至奏樂之注 天神則主北辰地示則主崐崘○典瑞注 兩圭祀地之注 地謂北郊神州之神○鏞案注疏所言地神之祭厥有三部其一曰崐崘大地之神以大司樂方丘奏樂

之所嚮當之其二曰神州之神以大司樂奏太蔟歌應鍾之所祭當之（冢宰疏賈云五帝為小天神州之神為小地）其三曰后土之神合享於原隰之神（原隰五穀之所生）以社稷所祭當之而句龍配焉其說皆以緯書為本其在九經四書了無影響唯社祭后土之神似係古法其云北郊方丘者皆邪說也易曰乾為天為父坤為地為母誠以穹然而蒼者有俯施之功隤然而黃者有仰受之德其於萬物實有父母之象故聖人立象如是也夫穹蒼者氣也隤黃者土也一粒之黍從空落下非氣施于兩葉之苗於焉含孕非土受乎氣施者父道也土生者母道也其於草木百

穀誠有此理然上蒼下黃都是無情之物與日月山川均為氣質之所成了無靈識之自用聖人明理豈有父事母事之理惟其皇皇上帝無形無質曰監在茲統御天地為萬物之祖為百神之宗赫赫明明臨之在上故聖人於此小心昭事此郊祭之所由起也於是明神受命或司日月星辰風雲雷雨或司土穀山川丘陵林澤故其司之在上者謂之天神其司之在下者謂之地示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之禮於是乎有社稷山川之祭考之九經祭典其義昭然今乃曰穹蒼予父也名之曰上帝以祭南郊隤黃予母也名之曰皇示以祭北郊陰陽

配合考妣並享有若王與后妃之配體而匹尊其蒙昧

誣罔慢天瀆神爲何如者夫法之出於二帝三王之經

者謂之經法何者二帝三王皆聖人也聖人明理達物

故其所立法皆合天理而協人紀法之不出於二帝三

王之經者謂之壞法何者騶衍呂不韋姦人也王莽逆

臣也故秦之巫漢之緯非儒者之所取也北郊之祭而

可言哉○又按北辰不知何物若云北極北極本無星

點若以耀魄寶爲北辰耀魄寶本一小星其居亦少偏

不當北極之樞紐不免隨天環轉以其近於北極故其

所轉不離小圈之輪郭不似赤道諸星之轉於大圈然

若謂之恆居不動非其實矣籍使恆居不動本一小星了無靈識萬萬非吾人所肯爻事者況崐崘者西戎之山名其大不過如我國之白頭山若以河源所出謂其高峻爲大地之最則是又不達流水繞地圓轉之理（詳見余禹貢說）非聖人之通也諸侯之禮凡名山大川之不在其地者不載祀典以此推之凡名山大川之不在神州之內者非天子之所宜祭楚雖不德河非所望何爲而祭崐崘也北郊之義無所立矣

〔通典〕漢武帝卽位曰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遂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澤中以高帝配帝望拜如上

帝禮從寬舒等議○宣帝間歲正月一日至河東祠后土成帝建始初徙河東后土於長安北郊時丞相匡衡奏言祭地於北郊卽陰之象也○平帝時王莽改祭禮云天地有別有合其合者正月上辛合祀天地於南郊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其別者冬日至祠南郊高帝配夏日至祀北郊高后配又奏舊稱皇天上帝今宜地祇稱皇地后祇○光武中元二年營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以配地祇○魏明帝時詔方丘所祭以舜妃伊耆氏配北郊所祭以武宣皇后配○高堂隆上表云魏明帝之時古來娀英姜姒盛德之妃未有配食於郊者也漢文初祭

地祇於渭陽以高帝配孝武立后土祠於汾陰亦以高
帝配唯王莽引周禮享先妣爲配地以高后配地自此
始也臣謂宜依古典以武皇配天地也○朱子曰古時
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共一時祭享
之禮又曰五峯言無北郊只祭社便是此說却好○陳
澔曰白詰用牲于郊牛二蔡氏以爲祭天地非也牛二
帝牛稷牛也社于新邑祭地也故用大牢○鏞案魏晉
以降皆祠北郊皆以先帝配南郊先后配北郊降及隋
唐雖祭北郊不配先妣皆以其高祖配之並詳通典今
姑略之○又案古有配天未有配地詩曰文王陟降在

帝左右詩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詩云三后在天王配于京詩云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有配地乎謂帝爲天者如謂王爲國配帝配天皆配帝也有配地乎孝經晚出雜以緯說然猶曰嚴父莫大於配天有配地乎漢興百年禮樂未興所謂祭典皆承秦舊而又雜之以讖緯邪說乃於太社之外別創后土之祀以配先帝此已禮家之大變逆臣王莽又剏配妣之法及莽誅滅此法不廢南郊北郊欽此欽遵認作百王之令典嗚呼其無議矣○又按地神之祭莫大於社稷今取禮經諸文印證如左

周禮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鄭云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鄭云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以肆獻祼享先王○鏞案天神之祭首以上帝地示之祭首以社稷可見地神之號莫大於后土鄭乃云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不亦謬乎夫以大宗伯之首章載天地人之祭禮三才聯貫羣神畢舉而顧獨遺此皇地大示有是理乎鄭註又曰社土神吾不知土神與地示有以異乎旣以土神爲地示之首而又

於此外別求地神有若經有闕文者然不亦惑乎

〔周禮〕春官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鏞案此文祭天服裘冕祭社服希冕有北郊乎王莽所謂皇祇若別有其祭大宗伯及司服玉人歷舉羣祀靡神不舉顧獨遺此皇地大祇有是理乎上蒼下黄有形有色無靈無情主此天地者上帝而已祭天祭地無往而非昭事之典故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聖人之言精而不遺有如是也古之祭典於天則祭日月星辰之等而不祭穹蒼於

地則祭山林川澤之等而不祭隤黄何者郊於上帝則無所遺也社祭后土亦非大地全體之神乃惟生穀之土祭其所司之神蓋以六府之神列爲五祀别爲社稷見社條若是者何也郊於上帝則上蒼下黄無所復祭惟其上神下示之分司萬物者是祭是禬耳上神司日月星辰風雨等下示司山林川澤土谷等若識此義北郊之祭不復言矣

〔周禮〕春官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考工記玉人亦有此文○鄭曰地謂北郊神州之神

○鏞案祀地者社也百穀草木麗乎地民賴以生故祭以報之祭社之外不祭地也

〔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鄭云折昭晢也

○郊祀志註云泰折言方澤之形四曲折也陳澔從此義○

鏞案泰壇者郊之壇也泰折者社之壝也社壝亦四面方折故五色之土各飾一面禹貢說何必澤中之丘乃爲方折哉爾雅云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薶疏云祭神州地示可見祭社之法始薦血祭而終必瘞玉而薶牲也既是地神其禮宜然

曲禮云天子祭天地○王制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禮運同○樂記云大禮與天地同節故祀天祭地○禮運云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

也○鏞案此云祭天地皆郊社之謂非謂北郊之祭地也董仲舒云天子祭天諸侯祭土

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鏞案越紼行事天子諸侯之通禮也而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其文宜如此然王制者漢儒之所作不足細究

王制云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節祭天地之牛角繭栗○鏞案召誥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其用太牢審矣既用太牢不必用繭栗故觀射父之言曰郊禘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見楚語社用繭栗無是理

也王制所云祭天地蓋指方丘北郊之等不足驚也王制者漢儒之所作

禮記云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鏞案此記以天地社稷分爲二級此蓋秦末俗儒之所記也禮記郊特牲所言多与古經不合○禮器又云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卽圜丘方澤之說

孝經云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朱子曰孝經是後人綴緝又曰孝經只是胡亂寫出來全無義理疑是戰國時人鬬湊出者○鏞案父天母地是豈知道之言乎若云說卦乾爲父坤爲母而言之

如是則說卦乾爲馬坤爲牛其將乘天而駕地以騁以

耕乎易之取象惟變所適不可以爲典也孝經之不可

信朱子既有定論余何言矣禮器曰因天事天因地事

地斯皆孝經之緒餘也

大戴禮公符篇皇皇上天照臨下土節維予一人某敬

拜皇天之祜溥溥之土承天之神節維予一人某敬拜

下土之靈○鏞案此篇上文載漢昭帝冠辭則此二詞

亦是昭帝時祭天祭地之祝辭也昭帝之時南郊北郊

儼已對立其有祭地之祝不足驚也乃毛奇齡北郊議

竊錄此詞以證北郊之義有若三代遺文傳于秘府者

然豈不可笑

詩小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疏云于南郊祀所感之天神于北郊祭神州之地示〇朱子曰此詩篇首有昊天二字遂定以爲郊祀天地之詩殊不知其首言天命者止於一句次言文武者亦止一句至於成王乃至五句則其不爲祀天地而爲祀成王無可疑者又况古昔聖王制爲祭祀之禮必以象類故祀天於南祭地於北而其壇壝樂舞器幣之屬亦各不同若曰合祭天地於圜丘則古者未嘗有此瀆亂龎雜之禮若曰一詩而兩用此詩言天而不及地若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則於義何所取乎及覆推之皆

有不通其謬無可疑者蘇氏不信小序而於此詩無異詞其所以爲此實未能忘北郊集議之餘忿今固不得而取也○鏞案正月上辛合祀天地於南郊者王莽之法也 文見上 王莽以劉歆爲太師其學術本於劉氏而衛宏之學其淵源接於莽歆 見漢書 故宏僞作小序陰以其學亂之若此詩之謂祀天地是也朱子辨之既嚴余何言矣○又按漢儒所謂所感帝者五天帝之一也 周之所感謂之東方青帝 所謂皇祇只是一神天帝有五而地亦唯一所感之帝代各不同乃以一祇歷配五帝與之合祭有是理乎誣罔天地瀆亂倫理凡言此法者神必殛之

通典王者父天母地故周制夏日至禮地祇於方丘王及尸同服大裘杜云祭地之服無文崔靈恩賈公彥孔穎達皆云與祭天同服震載功齊煦育德一尚質之義安有二哉○鏞案大裘之說三見周禮一司服二司裘三節服有言祭地服大裘者乎自作制度以誣經典可乎經尸祭社則希冕司服文何謂祭地之服無文

通典武后革命稱周號天冊金輪大聖皇帝親享南郊合祭天地追尊周文王為始祖后父孝應公為高祖以二祖同配景龍三年親祠南郊以武后為亞獻時祝欽明議尸祭統尸祭必夫婦親之又請以安樂公主為終獻○鏞案南郊合祭天地之法起於王莽備於武后一是賊臣一是逆后然其法猶然不改噫且柰何

論五方天帝之祭非先王之法

〔穀梁傳註〕范甯云魯祭蒼帝靈威仰昊天上帝魯不祭○疏云揚士勛鄭玄以春秋元命包云紫微爲大帝太微爲天庭五帝合明又文耀鉤云蒼帝春受制其名靈威仰赤帝夏受制其名赤熛怒黃帝受制王四季其名含樞紐白帝秋受制其名白招矩黑帝冬受制其名汁光紀是紫微宮者五方帝故鄭以周與魯夏正郊天者祭青帝靈威仰冬至祭天於圓丘者祭天皇大帝魯不得祭之○鏞案五方天帝之說起於騶衍盛於亡秦呂不韋著書雜取怪迂之說謬稱秦之先公歷祠五帝見下文

漢興百年始除挾書之律師承既絕僞言棼興其間禮典槩襲秦舊王莽圖移漢祚光武思復漢業皆陰鼓符讖以惑民聽於是緯書大興鬼道馳騁及其末也鄭玄以博學鴻儒崇信讖緯其註三禮三經悉以緯書之說交亂其間以誣聖經以壞王章若天庭五帝之說尤其大者也余論天庭五帝必非先王之法言其理有數端其一曰名誤其二曰理誤其三曰法誤何以言之夫上帝之名人所謂也以其惟一無二如下土之有一帝故謂之上帝下土之帝既不與四方侯伯分此帝號則大祝之臣亦豈敢以上帝之尊稱分獻於五方天神之爲

上帝臣佐者乎其妄一也天有南北本無東西亦無中央五方者坐地之所名非天之所能有也藉令天有五帝使昊天上帝分授方面其詔令必不行矣何者北方黑帝使主北極南方赤帝使主南極此則可矣謂東方青帝曰汝往東方謂西方白帝曰汝往西方必此二帝出門失路靡所指向何則天體圓轉晝夜不息東西無可執也方之不存帝將焉宅況天之心即地之心也欲宅中央宜入地心既入地心猶名天帝有是理乎若以人頂所戴謂之中央則人之被地如眾毛之傅於眾毬也盻盻之多無往而非人頂將何以執中央乎其妄二

也周禮曰兆五帝於四郊文見下以五配四其數不合故鄭玄曰中央黃帝亦於南郊苟於南郊乎祀之何謂中央黃帝其妄三也董子曰道之大源出於天故聖人之學昭事而已今於昭事之典壞亂如此而復有道哉

〔秦本紀〕初秦襄公攻戎救周列為諸侯自以為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後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夢黃蛇作鄜畤郊祭白帝又有武畤好畤等後四年宣公作密畤於渭南祭青帝後二百五十年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作下畤祭炎帝後獻公得雨金之瑞又作畦畤祠白帝始皇既即位尊雍四畤上帝節四仲之月祠駒四疋木寓龍一駟木寓猶言木偶也木

寓車馬一駟○郊祀志云漢高帝入關問故秦時上帝
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高帝曰乃待我而具
五色遂立黑帝祠名北畤又令九巫祀九天中央鈞天及八方之
天文帝時始幸雍郊見五畤祠又作渭陽五帝廟同宇
從新垣平之言○又曰武帝時亳人繆忌曰天神貴者太一佐
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於東南郊日一太牢
七日凡七日祭之於是立祠於東南郊後人上書言古者天
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許之節太一壇三垓五帝壇
居其下各以其方黃帝於西南未地○成帝即位徙甘
泉泰畤置於長安遂廢雍鄜密上下畤九天太一三一

之屬（從匡衡之言）初作南郊日大風拔木帝恨之後以無嗣遂復五時○王莽改祭禮云中央帝黃靈后土兆於未地東方帝太昊青靈句芒南方帝炎帝赤靈祝融西方帝少昊白靈蓐收北方帝顓頊黑靈玄冥各兆其方之郊○鏞案秦襄公始祠白帝宣公繼祠青帝遂至二百五十餘年惟青白二帝而止則當時無五帝之名或白或青即西番戎狄私相崇奉之神及其後世又增黃赤二帝而猶闕黑帝則五帝之名猶然未具然且襄公所祠白以為少昊之神則所謂黃帝炎帝亦是軒轅神農非以太微五星指為上帝如鄭玄所云也況其寓龍寓

馬以賽以禱淫邪怪妄不可復言漢氏無文是沿是襲下逮王莽五方天帝其文大備自莽以下又何譏焉○又按道經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三一者道家之舊文也太一三一即古之郊祀乃於泰壇之外別立其壇非不謬矣匡衡不知同實而兩名混歸革除蓋以周禮無文也

通典永徽二年長孫無忌等奏曰新禮並用鄭玄六天之義圜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祀太微感帝明堂祭太微五天帝臣等謹按鄭玄此義唯據緯書所說六天皆為星象昊天上帝不屬穹蒼故註月令及周官皆謂圜丘

所祭昊天上帝爲北辰星耀魄寶又說孝經郊祀后稷
以配天明堂嚴父配天皆爲太微五帝考其所說舛謬
特深按易云日月麗乎天草木麗乎土足以明辰象非
天草木非地天以蒼昊爲體不入星辰之例且天地各
一是曰兩儀天尚無二焉得有六是以王肅羣儒咸駮
此義又按天官書太微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以其人
主之象故況之曰帝亦如房心爲天王之象豈是天乎
周禮云兆五帝於四郊唯稱五帝皆不言天此自太微
之神本非穹昊之祭節詔從無忌等議存祀太微五帝
於南郊廢鄭玄六天之義○鏞案此議右王而擊鄭其

義正矣但仍以蒼昊認爲上帝失之遠矣旣廢六天之
義猶存五帝之祠廢之謂何○又按周禮五帝之祀皆
古之聖帝非靈威仰赤熛怒之等鄭玄以降皆以人帝
誣作天帝今長孫之議亦不能破此大節何以立矣今
取周禮諸文疏理如左
[周禮]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四
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者壇之營域○鄭曰五帝蒼帝曰靈威
仰太昊食焉赤帝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黃帝曰含樞紐
黃帝食焉白帝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帝曰汁光紀顓
頊食焉黃帝亦於南郊○鏞案五帝者人帝也五帝之

名參錯不一或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帝（見易說）或以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爲五帝（大戴禮史記）或以太皥炎帝黃帝少昊顓頊爲五帝（見月令）雖不知何者爲是要之五帝者犧農軒嚳之類非別人也原夫夏后以前聖聖相承以道相傳故唐虞以上其郊禘諸禮與三王之禮大相不同三王之禮非祖不禘非祖不郊非祖不祖非祖不宗而唐虞以上惟聖是禘惟聖是郊惟聖是祖惟聖是宗故國語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魯展禽之言）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蓋以三王以子傳子其祭法以血脈爲主五帝以聖傳

聖其祭法以道統爲重其義詳見余書說此自然之勢不易之理也夏后之世黃帝顓頊以其爲祖於夏后故一禘一祖崇奉如舊而殷周之時唯嚳是禘其餘諸帝不載祀典不知湯武伊周將何以處是也彼皆神聖大智繼天立極開物創務道冠千聖功垂萬世郊禘祖宗其來已久一朝斬其祀而絕其報惟其父祖是崇是奉則道統不承民心不服惡得爲御世之大君哉此五帝之祀所以作也凡此五帝舊皆配天今雖不與於郊禘其崇奉之禮亞於郊天隆於宗廟歷考周禮其文赫然東方青帝南方赤帝何與於是哉○又按兆五帝於四郊不可

解也以五配四終剩其一鄭乃以中央黃帝贅於南郊其當於理乎五帝之非五方天帝即此可驗且鄭以日月星辰爲四類日東月西雖見祭義日南月北又見覲禮鄭必以日東月西認爲天定已不必然況星辰爲物布列天衢書註日月所會謂之辰或曰星者五星也辰者二十八宿其說爲長星南辰北星北辰南都不合理鄭將奈何鄭於星辰遂無措處註中無星辰其窘塞可知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亦分配於四郊而鄭乃以司中司命疊屬南郊風西雨北而東則闕之其意蓋欲錯互堆疊以文其黃帝南郊之病也不既勞乎四望之註本來大誤見下望祭條四望者四方之祭也

然四方之祭不必四郊據覲禮方明之木其方四尺以
此一木備設六色以象六合何必四望之祠分於四郊
故魯之三望一時並舉三既然矣四亦可知五帝合祭
元不相離四望四類亦皆如此其云兆於四郊者天子
有事於東方合祭於東郊天子有事於西方合祭於西
郊未必一神各主一方豈惟是也郊天之必於南郊古
經無文惟郊特牲云兆於南郊據舜典方嶽之柴四方皆舉則郊
亦宜然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先儒以西郊為西方
之郊壇何必南矣○又按鄭法以五人帝配食於五天
帝此又大誤鄭既以五天帝為上帝則凡配食於上帝

者其名曰郊郊法最嚴一代止有一人故有虞氏郊堯
夏后氏郊鯀殷人郊冥周人郊稷柳下惠之言有二人乎若
如鄭說則周人既郊稷又郊羲郊農郊軒郊少昊郊顓
頊周之郊不太爛漫乎五帝之祀如後世之學宮所祭
者先聖而已其云靈威仰赤熛怒諸之言也

周禮天官冢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前期十日帥
執事而卜日遂戒鄭云祀五帝謂四郊及明堂。賈云五帝者東方青帝靈威仰之等祀
大神示亦如之鄭云大神祇謂天地賈云大神謂冬至祭天於圜丘大示謂夏至祭地於方澤享先王亦如之○鏞案周禮文例先舉大禮備言其
事附見小禮曰某禮亦如之考諸五篇其例鼎然小宰

掌祭祀朝覲之戒軍旅田役亦如之外饗掌祭祀之割亨賓客之飧亦如之若是者不可勝數未有先舉小禮備言其事而附見大禮曰某禮亦如之者鄭信緯書緯書亦以五方天帝爲昊天上帝之臣佐其位次崇卑無容再問作周禮者雖極耄荒決不以五方天帝之禮首載典章而反以昊天上帝之禮附見其末今註疏之說如此不亦謬乎經文首舉五帝者以郊天之祭更尊更嚴戒者三公掌其誓戒非冢宰之所得爲故曰五帝以下也禮曰卜郊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郊特牲天子之尊而親聽誓命則其誓其戒豈卿宰之所得爲哉必太

師太傅之等方可以爲此故六官之職無此說也○又按大神者日月司命之等也大示者社稷五嶽之類也其秩皆亞於五帝故附見其禮曰亦如之也

〔周禮〕天官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帝重案○鄭曰大旅上帝祭於圜丘國有大故而祭亦曰旅氈案以氈爲牀於幄中皇邸如今之屏風五帝五色之帝○鏞案鄭嘗以圜丘奏樂之禮謂之禘祭大司樂之註今乃以是謂之旅祭其言之橫走潰裂如此而可準乎大宗伯明云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尚有說乎○又按此文五帝明是人帝非天帝也其旅上帝

則上無幕帟其祀五帝則大幄小幄又設重帟蓋以祭
天之禮下惟掃地上不蔽天故張氈案設皇邸而已五
帝之祀其禮多文故幄帟重疊也誠若天帝顧當如是
乎

〔周禮〕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鄭曰上帝
五帝也○鏞案天官掌次明云旅上帝則張氈案祀五
帝則設重帟八字打開兩峯對峙鄭乃曰旅上帝卽祀
五帝不亦耄乎其說之跋前疐後類皆如此

〔周禮〕春官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考工記玉人亦有此文
○鄭曰祀天夏正郊天也上帝五帝所郊殊言天者尊

異之也○鏞案祀天者郊也祀地者社也此是正祭故但言祀天祀地至於旅之爲禮非祭非祈故經皆別言典瑞章云大祭大旅共其王器旅之非祭亦已明矣旅與臚通或作祣作⿰礻盧旅者陳也詩云殽核維旅禮曰旅幣無方旅者陳也大宗伯注云陳其祭祀以祈爲禮不如祀之備也敷陳事實以告帝也故曰國有大故則旅上帝旅四望告急之義也如今之告由祭故明其所饗別言上帝非謂祀天旅帝所饗不同也秦漢以來祭天祭帝分而二之故孝經亦以配天配帝分爲二事此孝經所以見疑於朱子也稽之古經未嘗如此旅上帝之上帝豈所謂青帝赤帝之等乎

〔周禮〕春官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天官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夏官節服氏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鏞案羲農等五帝舊皆配天列於郊祀故今雖罷郊周人但郊稷猶祭之於郊壇仍以裘冕行事誠以祭於郊壇者其服皆裘冕也豈可以此謂五帝是天帝乎○又按上帝無尸郊之有尸以配先聖也節服氏之所送逆是乃稷尸而執戈二人猶爲裘冕則羲農之祭不裘冕乎斯又入帝之明驗也國語云昔祀夏郊董伯爲尸此鯀之尸也

〔周禮〕大司寇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賈云禋謂迎氣

於四郊及總享五帝於明堂○小司寇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節祀五帝則沃尸○鏞案禋祀者大祭也迎氣四郊豈可曰禋祀乎若云禋祀是祭天之名洛誥明禋亦祭天乎沃尸者沃羲農諸聖之尸也

〔月令〕春其帝太皡夏其帝炎帝中央土其帝黃帝秋其帝少皡冬其帝顓頊○鏞案大戴禮五帝德及史記五帝本紀皆以黃帝顓頊嚳堯舜爲五帝其必去嚳而代之以少皡者或者周人之禮旣已禘嚳故去嚳而取皡也然必以五帝配於五行者騶衍呂不韋之邪說非先聖之言也太皡少昊之名見於左傳庖犧神農之稱見於

易傳炎帝之號見於列子[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至於金天之號雖見于產之說[昭元年]實沈臺駘語多荒怪非先告之典大凡五行之說五者之中得其一二髣髴則其餘三四以力強之此本法也黃帝炎帝之稱自古有之若土若火疑似髣髴於是屈犧爲木壓顓爲水又于是追尊少皥上號曰金天氏以充五行之數據一黃字而青帝赤帝白帝黑帝之名生焉據一炎字而木德土德金德水德之義立焉其罔誕無理莫此爲甚而二千年來欽此欽遵莫之知脫不亦惑之甚乎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誠以天之生聖不拘時世不限方隅雖百千萬億無

所不可令也生此五帝以配五行其數既盈其事既畢而復有希聖者哉五帝之偶然爲五猶三王之偶然爲三木之火之青之赤之曰東曰西曰春曰夏以作天地間不可移動之物則過矣月令非先王之法也

左傳疏孔云王肅作聖證論引羣書以證之言郊則圜丘圜丘即郊天體唯一安得有六天也晉武帝王肅之外孫也泰始之初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肅之義杜君身處晉朝共遵王說集解釋例都不言有二天然則杜意天子冬至所祭魯人啓蟄而郊猶是一天但異時祭耳（桓五年）○鏞案王肅之義若是嚴整亦得人主之

勢而竟不能立噫且柰何

與猶堂集卷之百四十七

洌水 丁鏞 述

春秋考徵 三

郊六 論明堂配食非先王之法

〔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註曰郊謂圜丘祀天也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也○疏曰舊說明堂在國之南去王城七里以近爲媟南郊去王城五十里以遠爲嚴五帝卑於昊天所以於郊祀

昊天於明堂祀上帝也史記云黃帝接萬靈於明庭明庭即明堂也此言宗祀謂九月大享也○朱子曰嚴父莫大於配天豈不害理儻如此則須是如武王周公方能盡孝道尋常人都無分也豈不啓人僭亂之心向時汪端明亦嘗疑此書是後入僞爲者○又曰郊時是后稷配天明堂以文王配帝孝經亦是湊合之書不可盡信○又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問帝只是天天只是帝却分祭何也答曰云云○鏞案孝經一書所謂顏芝今文鄭玄註孔壁古文安國註皆已亡失無傳今所傳者乃隋王邵所得以送劉炫者也歷觀首尾實少義理故朱子疑

之如此雖以是章言之其背於古典者不一其端何者
配天者天下之公道也德可以配則子雖不孝不可辭
也德有不足則子雖大孝不可圖也今以尊父配天爲
孝道之極致其非理一也天只是帝帝只是天今也分
而二之以蒼爲大以帝爲小遂使郊天大禮屬之穹蒼
其非理二也生而宮室者死亦貌之故爲之宗廟以祭
祖考爲之學宮以祭先聖神示之祭而行事屋中九經
無文惟亾國之社屋而廢之此天下之至辱也豈有皇
皇上帝而祭之於屋下者祭帝之禮下不增地上不蔽
天故氈案無障帝幕不設敬之至也明堂祭帝古有是

乎其非理三也宗也者宗廟之不遷也三王之法惟太祖不遷第二以下遠則祧之故有功德者議而宗之宗則不遷殷之三宗即其驗也（太甲曰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至漢猶有此意太宗世宗中宗肅宗（即文武宣章）之等乃稱世祀唐宋以來無帝不宗宗亦祧之此古今之異也周之廟制文王爲太祖（先儒以后稷爲周廟之太祖非也）武王爲太宗故魯展禽之言曰周人祖文而宗武祭法亦然今乃曰宗祀文王可乎僞者只知后稷爲祖遂以文王爲宗不知周廟有二等一曰先王之廟二曰先公之廟先公之廟后稷爲祖先王之廟文王爲祖不可混也今也降此太祖壓

之爲宗可乎其非理四也漢儒既以后稷配於青帝以

當上辛之郊則后稷所配一帝而已今以文王全配五

帝則文王之禮縟於后稷又何以后稷曰郊文王曰宗

尊彼而卑此乎其非理五也左右規度無一合理是豈

先王之法乎

〔祭法〕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曰禘郊

宗祖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圜丘郊謂祭上

帝於南郊祖宗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王肅駁曰

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毁之名非謂配食

於明堂者也審如鄭義則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

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旣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長孫無忌等議曰尋鄭此註乃以宗祖合爲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袵配祀良爲謬矣臣上考殷周下洎貞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初唐依鄭義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食於堂下故無忌等議以太宗直配上帝○鏞案孝經宗文王祭法祖文王其義不能相合鄭强欲合之其無病乎郊之爲祭上辛一擧以稷配帝而已乃鄭玄之法冬至禘昊天上帝以嚳配上辛祭東方靑帝以稷配九月祭五方天帝以文王配祭五方人帝以武王

配建巳之月雩祀五方天帝以人帝配四時迎氣祭五方天帝以人帝配慢天瀆神壞禮亂法莫是若也而堂堂中國百王代興承訛襲謬莫之知變抑獨何矣

〔月令〕季秋之月是月也大饗帝○鏞案此秦法也秦居西土本祠白帝故至盛秋而大饗也宗祀明堂者依草附木乃據此文合饗五方天帝不亦謬乎

〔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左祖右社面朝後市節夏后氏世室鄭云宗廟也五室九階鄭云五室象五行也孔云明堂之中有五天帝五人帝殷人重屋鄭云王宮正堂若太寢也周人明堂節五室鄭云明堂者政教之堂廟門容大扃七个廟之小門曰闈門路門不容乘車之

五个鄭云大寢之門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曰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鏞案易曰嚮明而治蓋取諸離明堂也者嚮明之堂也匠人營國左祖右社中為王宮此所論者太廟路寢之制也太廟取夏殷之制路寢別擬新規謂之明堂故其下繼言廟門之制若此路門之制如彼其下繼言九嬪九卿之居上下紬繹其義洞然而呂不韋者乃據此文倡為明堂九區之法遂使寢廟混同人神雜糅至欲於明堂之內祠祭五方天帝不旣妄乎九嬪在內而五帝是祠先王之法固如是乎

〔引證〕明堂位曰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向而立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鏞案明堂位所言多不可信然亦見明堂只是朝諸侯之所無祭祀之說

〔周頌〕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小序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朱子曰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右尊也神坐東向在饌之右所以尊之也朱子曰周禮大祝有享右祭祀之文如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之類作保佑更難方說維羊維牛如何便說保佑○鏞案衛宏之學出於劉歆而宗祀明堂爲當時諸儒議禮之宗故衛宏作小序遂以此詩爲宗祀明堂之詩

朱子平日深疑孝經痛斥小序而卻於此詩俯而從之蓋以維天其右一句有似乎配帝也然此詩必不可作祭帝之樂歌何者祭天用特牛所以尊天也亦以貴誠也此詩維羊維牛則非祭天矣祭天用三牲乎大祝云享右祭祝鄭注讀右作侑侑者勸尸食也故大祝下文云逆尸令鍾鼓右亦如之謂侑食之時亦令鍾鼓也右之爲侑其義不可易集傳乃以大祝享右爲神坐東向之證恐不然也況此詩第一節牛與右叶韻第二節方與享叶韻上句平聲下句上聲今之詞曲亦有此法如一半兒者是也我將我享維羊維牛述祭餼也維天其右之祈天之降福也伊嘏文

王既右享之謂天既保佑享文王以純嘏也豈謂上帝在牛羊之右乎且凡古經俎豆黍稷之饌每言東西南北不以左右言之考諸儀禮諸篇其文歷然神坐東向則謂之在饌之西可也豈可曰在饌之右乎神既東向饌亦東向不是南向安得以西為右乎紘父云若如集傳則必先正牛羊南向之位然後方可曰上帝在其右苟如是也是席以牛羊為主其可乎哉時邁詩曰實右序有周雝詩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無非保佑之義豈神坐東向之謂乎周以文王為太祖則宗祀文王本無是事古人不於屋中祭天則明堂祭天亦無是理易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未聞殷薦之祖考以配上帝也明堂非上帝恆居之屋則當云禋祀上帝於明堂以配文王

不當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皐門魯之太廟如明堂之制○祭義曰祀乎明堂所以敎諸侯之孝也○鏞案二記後儒所作不可以此謂明堂卽太廟也

尸子黃帝曰合宮有虞曰總章殷人曰陽館周人曰明堂○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土事不文木事不鏤○援神契云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家語云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之牖有堯舜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戒焉○鏞案通典稱黃帝拜祀上帝於明堂或謂之合宮其堂之制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昆侖天子從

之入以拜祀漢公玉帶所上制度其說本起於尸子選典又云虞祀五帝於五府蒼曰靈府赤曰文祖皆邪說也○總之明堂之說其在古經唯考工記孟子左傳最為信文而皆無祭天之說其餘皆與雜緯相為表裏不足據也

［月令］孟夏居明堂左个仲夏居明堂太廟季夏居明堂右个○蔡邕明堂章句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周謂之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人君南面故主以明堂為名在其五堂之中央皆曰太廟饗射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故言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

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如壁則曰辟
雍雖各異名而其實一也○鏞案王莽仰看斗杓旋其
坐席其術益本於此爲人君者南面而治天地之大義
也玄堂太廟北面以御冬得無寒乎然且左个右个之
制必斜割四維各占其半然後其義均正若正割其半
則橫於東者竪於南偃於西則礙於北將何以正體出
治乎法洛書龜文法洪範九疇象八卦象五行雖天地
奇妙之理無不法象其於用不便而居不安何哉況以
九區一堂奉昊天上帝奉五方天帝奉五方人帝奉五
方神佐因之爲宗廟兼之爲大寢天子正堂之爲澤宮爲辟

雍爲靈臺爲太學天下有此法乎悲田乞兒得一弊襖躍然以喜曰善哉吾服也衣之爲衣垂之爲裳藉之爲褥覆之爲衾曲被則爲枕括袪則爲囊明堂之制無亦類是騶衍呂不韋之學其壞滅王章惑亂人心無往而不如是矣汲冢周書亦有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諸語

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〇趙云泰山下明堂奉周天子朝諸侯之處也疏云泰山下明堂即周公朝諸侯之處〇鏞案周天子立其宗廟於泰山有是理乎齊之明堂周之行宮天子無外凡出治之所在內在外皆稱明堂春秋釋例云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大廟与明堂一軆也

【左傳】狼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杜云明堂祖廟也○孔曰鄭玄以爲明堂在國之陽與祖廟別處左氏舊說及賈逵盧植蔡邕服虔等皆以祖廟與明堂爲一攷杜同之○鏞案杜說非也

【大戴禮】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周時蒿以爲柱名蒿宮此天子之路寢也○鏞案戴德之時或以爲宗廟或以爲路寢其說不一攷記之如此

【通典】周制季秋大享帝於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謂祀昊天上帝先儒所釋不同若以祭五帝則以天帝皆坐明堂之中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五官之神坐於庭中

以武王配之通名曰祖宗所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文王爲父配祭於上武王爲子配祭於下如其所論非爲通理意爲合祭五帝唯有一祭月令所謂大饗帝於明堂者也○漢武帝元封五年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座高皇帝對之○大唐永徽二年奉太宗配祠明堂有司遂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鏞案月令出於漢儒因於秦禮本非周制然且九月雖有大饗不言明堂杜氏奮筆大書曰周制季秋大饗帝於明堂撰書之體當若是乎道聽塗說以耳承口不亦羞乎漢唐之間其制不一皆以孝經爲古典不足多辨今並略之

郊七論四王之禮四方卽四望之祭

夏四月猶三望 僖三十一年

左氏曰猶三望非禮也○杜云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郊祀望而祭之○鏞案杜說非也

公羊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何云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望者望祭也祭大山河海泰山魯之望○鏞案公羊之說非也河非魯望何為祭之

穀梁註范云鄭君曰望者祭山川之名也謂海也岱也淮也非其疆界則不祭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徐魯地○鏞案范說亦非也不可以禹貢解周禮

周禮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鄭司農云

四望日月星海○鄭玄云四望五嶽四鎮四瀆孔云祀無祭海之文又山川稱望故尚書云望秩于山川也大司樂有四鎮五嶽言望者不可一往就祭當四望而遥祭之

○鏞案二鄭之說皆非也

周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又云若軍將有事則將事于四望○鄭司農云四望道氣出入今不知何物○鄭玄云四望五嶽四鎮四瀆○鏞案二鄭之說皆非也

周禮典瑞王執鎮圭以朝日兩圭有邸以旅四望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鄭云射剡也殺於四望○考工記玉人亦有此文○鏞案余所以知諸說之皆非者以典瑞玉人之文明以四望別於日月別於山川也若四望之中原有

日月星辰四鎮四瀆則分其等級何得若是然則四望何物也望者遙祭之名遙祭山川可謂之望遙祭他神亦可云望如旅之爲禮只是陳告之義故旅上帝旅四望旅泰山皆得言旅也堯典曰望于山川爾雅曰梁山魯之望釋山文左傳曰江漢睢漳楚之望也哀六年山川之祭固亦稱望然周之四望魯之三望必非山川之祭故典瑞王入其文如此竊嘗考之古者祭典元有天地四方之名上祭天神下祭地示旁祭四方故曲禮云天子祭天地祭四方諸侯方祀四方者四望也覲禮方明之木上玄下黃東青南赤西白北黑以設六玉益以方四

尺之木象上下四方之神示以主盟詛小可以推大也故越王句踐以會稽封范蠡而誓之曰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韋昭云鄉方也天神地示四方神主當征討之〕其畏四方之神如此故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以王器禮四方地官舞師以羽舞祭四方〔鄭云四方之祭謂四望也〕祭法云泰壇祭天也泰折祭地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四方之祭非四望而何物也堯典曰望秩于山川先儒誤讀此文遂以四望專屬山川之祭其實望一句秩于山川又一句謂四望之祭其秩視山川也書註謂五嶽之秩視三公四瀆之秩視諸侯苟如是也當云望秩于公侯豈可曰望秩于山川乎鄭

以五嶽四鎮四瀆爲四望之神而其小宗伯之註乃以四望分兆四郊此又不通之論也五嶽兆於四郊則中嶽之神客無所之何況四鎮者東方之四山也霍山醫無閭在於東北在幽州冀州沂山會稽在於東南在揚州青州西方之山了無影響而強分四郊可乎四瀆者江淮河漢也江淮河漢皆源西而流東不可摘其一二偏屬東西若云河於北郊江於南郊則淮漢二神客無所之左右揆度嶽瀆之非四望亦已審矣四望者四方之祭非他物也公羊氏曰天子有方望之事方望者四望也魯人之爲三望者天子全擧四方諸侯闕其一方如四時之

祭天子四舉諸侯三祭見王制四霤之制天子四阿諸侯三流也見禮注若然東侯不祭西方南侯不祭北方西北亦然各自外嚮以湊王都故惟三望也

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也○鄭曰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也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而太昊句芒食焉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而炎帝祝融食焉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而少昊蓐收食焉禮

北方以冬至謂黑精之帝而顓頊玄冥食焉孔云蒼精以下皆據春秋緯運斗樞也不見中央者黃帝亦於南郊用黃琮依地色○鏞案四方王器明是四望所用鄭欲以四方王器分獻五方天帝則中央黃帝遂無所得周公何爲而忘之也鄭於此庶悟其義之非而瞥見蒼赤白黑等字欣然愉悅思緒五方天帝不揆廣義奪而予之豈非大惑孔欲以中央黃帝乞王於地神借居於赤帝苟存名位又何其窘也覲禮方明之木卽天地四方之合爲一室者外設六色中含六王與此經之文翕然符合而中央黃帝亦無所宅孔將奈何將穿其腹而納之王乎典瑞以兩圭旅四望而此以六王禮之者彼是旅帝此是郊祀

之時四望正祭故所用不同也

〔周禮〕春官司服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則希冕○大祝將有事于四望則前祝○男巫掌望祀望衍受號旁招以茅○鏞案毳冕尊於希冕然四望山川未必其秩高於社稷特以四望祭於郊社稷祭於國彼遠而此親故也四望之神元不相離故男巫旁招以茅旁招者四方招之如屈原招魂之法也

〔周禮〕大司馬中春蒐田以祭社中秋獮田以祀祊鄭云祭四方報成萬物甫田詩曰以社以祊○鏞案祊者四方之祭以其遙望而祭之故謂之四望也公羊氏所云方望郊既從祀郊則必舉望秋又祭之者如祫享太祖而又有禴享也或春而望或秋而

祊無不一時合祭有如方明故周之四祊並在中秋魯之三望不問春夏皆一時並舉也魯之泰山有祊者古者巡狩岱宗因舉柴望望之舊墟謂之祊也○總之天地鬼神昭布森列君子戒慎恐懼如將見之故其在居室宧窔奧漏如將有臨推而廣之以祭四望非必天地之間別有四神主此四方也

郊八論龍見而雩非祭五方天帝

秋大雩桓五年

左氏曰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杜曰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爲百穀祈膏雨孔云書大雩者賈逵云言大別山川之雩蓋以

諸侯雩山川魯得雩上帝故稱大月令云大雩帝用盛樂是雩帝稱大雩也○鏞案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必是古典然郊是常祀雩則不然旱則雩之不旱雖十年不雩可也龍見而雩者謂雖大旱龍見之前不可雩也天時人事古今不殊寅卯辰月其有祈雨之祭乎卯月而耕辰月而播須至建巳之月乃有苗枯之患此所以龍見之前無雩也然且旱之爲災每甚於盛熱故孟子曰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枯矣七八月者午月未月也春秋書雩者二十有一書秋者七七月者二八月者四九月者七此皆應旱之時當雩之月其爲旱祭明甚唯成七年冬大雩非其時也然周之初冬百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昭二十五年

左氏曰再雩旱甚也孔云又雩不言大者明季辛亦大雩也○鏞案孔說非也禱於上帝曰大雩祈於雨師曰雩經云季辛又雩者雨師之雩也凡致敬之祭皆用上日故郊用上辛社用上甲學宮用上丁安得以季辛行大雩乎

〔左傳〕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昭八年○鏞案諸侯之雩於山以此爲證然雩於山亦所以禱天也

〔周禮〕地官舞師云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祀○司巫云

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又女巫旱暵則舞雩○鏞案古人勤於事神別選精氣純壹者俾掌禱祠此司巫之官所以設也後世正道堙塞邪說大興於是所奉鬼神皆是䕫罔雜物於是男巫女巫隨亦淫邪不正此古今之別也

〔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鄭曰祀於圜丘尊天位也言雩於昊天上帝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五月之中而旱亦修雩祀而求雨因著正雩於此月失之矣左傳疏云杜君以爲月令非是周典顏子嚴以龍見即是五月釋例曰月令之書出自呂不韋其意欲爲秦制非古典也顏氏因之以爲龍見五月五月之時龍星已過於見此爲強牽

天猶以附會不韋之月令非所據也○鏞案雩祭必非常祀故祭法曰雩禜祭水旱不旱而雩無是理也月令惡足信也

通典周制月令建巳月大雩五方上帝其壇名曰雩禜於南郊之傍配以五人帝○唐制每歲孟夏雩祀昊天上帝於圜丘貞觀禮云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於南郊○鏞案月令雖非古典亦不言五方天帝杜所云周制者正是唐制不足言也上天不雨百穀盡焦民命其近上下薰心禱雨天壇其禮之嚴重何如而戰國以降焚巫暴尫所行奇怪自漢以來塑龍燔猳沈蛙磔狗或朱繩縈社或采繒植壇淫邪詭誕無所不至如此而欲回天怒而救民命難矣

○又按唐制祈雨先祭嶽瀆次祭山川次祈社稷次祈宗廟每以七日爲限一祈不雨周以復始今吾東之法蓋遵唐制噫稽之古典其有雩於社稷雩於宗廟者乎雩於山川亦無正文

郊九　論司中司命非文昌二星

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鄭司農曰司中三能三階也司命文昌宮星鄭玄云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疏云春秋緯云月離於箕風揚沙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

鏞案緯家仰觀列星森羅滿天便欲以此闢一朝廷於是推一星以爲上帝耀魄寶推五星以爲五帝太微垣三公

其實不稽之言也天之百神本無形質安得以焜煌之光指之爲神哉

【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鏞案祭法五祀之目龐雜不倫不可用也案大宗伯司命明是天神五祀明是地示今以司命爲五祀之首可乎祭法之不可信如此

【周禮】春官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鄭云司民軒轅角也司祿文昌第六星○小司寇云孟冬祀司民○鏞案司民司祿亦司中司命之類鄭又以星點當之惑之甚矣

社一 論社稷之禮……

夏公如齊觀社 莊二十三年

公羊曰社者土地之主祭者報德也生萬物居人民德至厚功至大故感春秋而祭之天子用三牲諸侯用羊豕○鏞案曹劌之言曰土發而社也春分收擯而烝見魯語則春一祭而已其祭春秋者後世之法也

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鄭曰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孔云孝經緯援神契曰社者五土之總神稷者原隰之神五穀稷為長故立稷以表名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鏞案爾雅祭地曰瘞薶祭法亦云瘞薶泰折與此血祭之文若不相合

然爾雅又云祭山曰庪縣與此血祭五嶽之文亦不相合將五嶽非山乎是知血祭特舉一節薦血之後又有瘞薶之節也泰折者社壇也○又按緯書以稷神爲原隰之神其義非也天生五穀以養萬民豈無一神司其長養者稷者穀神也王肅云稷若穀神不可自食其粟此曲解也

〔左傳〕昭二十九年魏獻子問龍於蔡墨對曰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杜云五官之君長能修其業者死皆配食於五行之神爲王者所尊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杜云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爲社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

皥氏有四叔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子

相代爲水正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

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

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烈山即神農自夏以上祀之周棄

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孔云五官之長配食於五行

之神非專祭此人也句芒祝融之徒本爲五行之神作

名非與重該之徒爲名也晉語虢公夢神人面白毛虎爪史嚚占之曰蓐收也天之

刑神也虢公所夢必非該也由此言之句芒祝融皆是神名非配人之名也配者與之同食

取彼神名以爲配者名猶社本土神之名稷本穀神之

名配者亦得稱社稷也○鏞案民生日用莫切於五行

土梅氏尚書以司空掌邦土非也土方土訓皆其率屬曲禮曰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其六工又有土工金工等鄭玄謂之殷制其云司土即古后土之官也於是司土之神亦謂之后土以其祭之於社遂名祭地故流俗相傳遂稱皇天后土春秋傳晉大夫之言曰皇天后土實聞君言僖十五越王句踐曰皇天后土四鄉正之語見越楚辭云皇天淫溢而秋霖后土何時而得乾九辨文於是梅仲眞作武成曰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於是顏芝作孝經謂王者父天母地於是漢武帝立后土祠於汾陰親行望拜如上帝禮於是王莽別立皇地大示祭于北郊

此古今之變也古之聖王本以六府之二神祭於社稷土与穀又以五行之羣神祭爲五祀孰謂末流之弊乃至如此

【周禮】大宗伯王大封則先告后土又大祝云建邦國先告后土○鄭曰后土土神也黎所食者賈云黎爲祝融兼后土故云黎所食者○賈曰后土有二若木官句芒土官后土此土官也左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彼土神也句龍生爲后土官死配社即以社爲后土其實社是五土總神非后土也○鏞案建邦立侯則錫之土田故告于后土也鄭注云黎所食者此是胡草賈乃云黎兼后土大非也

郊特牲社所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荅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鏞案郊天之必於南郊古經無文祭社之君必南鄉於理未允天何必南鄉地何必北鄉以郊社之祭對之爲陰陽配偶皆騶呂邪說非先王之法也○又按家主中霤謂祭后土於中霤也詳下五祀條○又按祭法有王社侯社之說考之諸經絕無證據今姑略之○總之吾東之社其祭句龍周棄恐或無義句龍周棄之功被於中國顧何嘗及於吾東哉吾東猶之可也若日本琉球

之等九無謂矣若云敎民稼穡自中國所流布外藩則其流布之人功德不尤深乎箕子之於吾東其德有徵猶無常祀遙遙句龍之事有誰知之古聖多智有功德者列于常祀以之勸忠今也不知句龍爲何神雖極崇報何以勸矣竊禮之不中者人必笑之此又知禮者所宜講也

[通典]漢初常以春三月祠后稷○後漢光武立太社二月八月及臘一歲三祀○後魏置大社二月八月日用戊○唐書禮志云仲春仲秋上戊祭于太社○元史仁宗紀云改祀社稷于中戊○鏞案社稷之禮古者春一

祭而己日用甲其春秋二祭自東漢始也日用戊自元魏始也呂諶以戊午社于新邑其用戊日蓋據是也今之時憲曆以春分後戊日爲春社秋分前戊日爲秋社新法也